

"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"

——南宋词人姜夔与无锡

| 任翌文 |



姜夔是南宋著名的清雅派词人。他的词风格冷艳，意蕴悠远。对姜夔词的接受，至少有两个高峰，一是宋末张炎、周密等的推崇；另一个是清代初期以朱彝尊为代表的“浙西词派”，将其“清空”“醇雅”的词风奉为圭臬，宗法传承。

只是，姜夔活着的时候，身世堪怜，际遇冷清。30岁时在湖南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、老诗人萧德藻。在此之前，姜夔在江湖已浪游了整整十年了，也曾遇到爱情，却一辈子空劳牵挂；也结交少年朋友，但一事无成。

姜夔是在宋孝宗淳熙十三年(1186)客居长沙时，结识时任湖南通判的萧德藻的。萧德藻(自号千岩老人)对这个人品秀拔、体态清莹的年轻人是如此欣赏，不仅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姜夔，还在这年底邀约他一起到茗雪(今吴兴)生活。这年冬天，姜夔带着新婚的妻子，随着千岩老人“乘涛载雪而下”，这以后，他的朋友圈由此改变，也与无锡有了多多少少的关系。

姜白石詞箋

一 第一次来锡，拜谒尤袤，聆听诗法

淳熙十四年(1187)三月，姜夔到了杭州，由萧德藻引介拜谒杨万里。杨万里看过姜夔的诗文，忍不住赞美其“裁云缝月之妙手，敲金戛玉之奇声”。又兴致勃勃引他前往苏州拜见范成大，并以诗相赠。随后，姜夔就随千岩老人到吴兴定居。

在吴兴生活的几年，大概是姜夔一生中最开心的。有新婚的温婉妻子，张镃称两人“应是冰清逢玉润”，还有映日荷花连绵无垠：“予游千岩。数往来红香中”(姜夔《惜红衣》小序)，还有诗友酒侣。这年夏天，他第一次去苏州见范成大，冬天时又去再访。孤舟单影，或深夜，或载雪，姜夔常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太湖上：“燕雁无心，太湖西畔随云去。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。”(《点绛唇·丁未冬过吴松作》)

这时，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尚在京城。出生于靖康二年(1127)的尤袤，这年已经六十岁了。

淳熙十六年(1189)六月，尤袤因讲筵上奏论官制，认为戍边征战的武官积功累劳，却升迁很慢，而那些权要

贵近之臣，却身居清要之位。当时正得圣宠的姜特立“以为议己。言者固以为周必大党，遂与祠”(宋史本传)。尤袤是光宗潜邸时的老臣，因言事而得罪姜特立，被姜诬指为周必大同党，于是奉祠归里，陆游还以诗相赠：“遂初筑堂今几时，年年说归真得归。”

姜夔一生两次到无锡，第一次即在尤袤淳熙十六年罢归时。尤袤是文坛老前辈，跟杨万里、陆游关系极为密切，姜夔自然是为拜谒尤袤而来的。尤袤一本正经与这个年轻人交流了对江西诗法的看法。姜夔在《白石道人诗集序》中写道：

近过梁溪，见尤延之先生。问余诗自谁氏，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，已而病其驳如也。三薰三沐，师黄太史氏。居数年，一语喋不敢吐，始大悟学即病，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，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。

老前辈尤袤问及姜夔的诗学渊源，姜夔说自己早先杂学旁收，后来

“三薰三沐，师黄太史(庭坚)”，最后却大彻悟：“学即病”！无所学而得之于心，才是真正的“活法”，才是生路。

尤袤很赞同年轻人的观点，继续发挥道：范成大的“温润”，杨万里的“痛快”，萧德藻的“高古”，陆游的“俊逸”，哪个不是心有所得自成一格的结果？尤袤是排斥江西诗法的，不知道姜夔是否有意投其所好？事实上，能把江西诗法援入作词，并用得最好的南宋词家，大概就算姜夔了。

姜夔居吴兴，正好在范成大和尤袤的中点上。他若见范成大，则沿太湖向东南；若见尤袤则沿太湖向西北。但这次尤袤回锡的时间不长，第二年，即绍熙元年(1190)又回到朝廷做官，还兼任侍讲。可光宗又常常做荒唐事，国事多舛，尤袤积忧成疾，致仕回家不久就去世了。陆游在淳熙十六(1189)年与尤袤分手，这年冬天也被贬归家；尤袤卒，陆游有祭文曰：“余自梁益归吴兮，怆故人之莫逢。”“别岁兮……奄其告终。”陆游说的五年之后，正是绍熙五年(1194)，这当是尤袤去世的时间。

二 第二次来锡，游华藏寺，住在张氏庄园

姜夔第二次来锡，在宁宗庆元二年(1196)的冬天。姜夔与俞商卿、张平甫、葛天民(钜朴翁)几人，从湖州武康封禺山一同坐船到梁溪。姜夔在《庆春宫·双桨菡波》词序中叙述原委：

绍熙辛亥除夕，余别石湖归吴兴，雪后夜过垂虹，尝赋诗云：“笠泽茫茫雁影微，玉峰重叠护云衣。长桥寂寞春寒夜，只有诗人一舸归。”后五年冬，复与俞商卿、张平甫、钜朴翁，自封禺同载，诣梁溪。……平甫、商卿、朴翁皆工于诗，所出奇诡，余亦强追逐之。此行既归，各得五十余解。

绍熙辛亥即绍熙二年，此时尤袤正在京城，带着衰病之躯谆谆辅导光宗理政。五年之后，即宁宗庆元二年了，有人认为姜夔是在这年拜见尤袤的，事实上尤袤并未仕于宁宗朝，故姜夔见尤袤的时间只可能在淳熙十六年。

这次，姜夔在无锡待了月余，但这时范成大、尤袤已经先后去世了，不久萧德藻也因为老病且穷，离开湖州北上依靠儿子生活去了。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姜夔与张氏兄弟结

识。从前面所引张镃以“冰清逢玉润”来调侃姜夔看，姜夔应当在淳熙十四年随萧德藻到临安时先结识张镃的。

张氏兄弟都是循王张俊之后，准确地讲，是张俊次子张子厚之后。张子厚有子张宗元，是张俊的嫡长孙，绍兴十八年进士及第，遂与尤袤、朱熹成为同年。张镃正是张宗元的长子，其弟则是其异母弟。由于这层关系，尤袤与张镃也关系密切，两人时有诗歌唱和。张镃的《南湖集》卷六中有《夜宿华藏寺》《离无锡夜入溪庄港口》等诗歌，卷九又有《至华藏寺先呈链长老》，可见他曾不止一次到无锡。

张俊在江南各府县的田产，保守估计有六七十万亩，加上那些瞒报的，几达百万亩，并各处都有田庄。无锡华藏山是张俊的赐葬之地，墓左建华藏寺奉祀。清代无锡诸生陈伦有诗描绘：“麒麟墓道苍松烟，御墨淋漓洒碑碣。墓门高揭对晴湖，松栝深深叫训狐。”(《张循王墓》)《锡金识小录》则提到民间故老称造墓建寺“费五万金”。

姜夔这次来锡，自然要去华藏山，因为他受张氏兄弟之请，为张循王写传，此即后来的《张循王遗事》。

华藏山上有云海、堆玉二亭，可观太湖，尤袤也曾写有《题云海亭》，并在《青山寺》诗中说自己“二十九年三到此，一生知有几回来”。姜夔此次也有《华藏寺云海亭望具区》等诗。从上引《庆春宫》词序可知，姜夔与张氏兄弟等在此游之后，各人都写有50篇诗章。

姜夔在无锡的一个多月中，随张氏住在太湖边的新安庄舍中，他的《浣溪沙》词序中记述：“丙辰腊，与俞商卿、钜朴翁同寓新安溪庄舍。”从后来张氏等向朝廷捐粮，新安庄可以一次性捐出七千石，则可以推知，张氏在无锡的田产不下万亩。又张镃集有《题平甫弟梁溪庄园》诗，张平甫在无锡的庄园恐也不止一处，所以姜夔曾提到“平甫欲割锡山之田以养某”。

在无锡观赏湖山风景，姜夔还写有《庆春宫》《江梅引》《鬲溪梅令》等著名词作，词里时有“飘零客泪满衣”的哀音。次年，姜夔便移居杭州，依张平甫而生活，长达十年。割锡山田舍之说，应当在张平甫去世前不久。因事未成，又张离世，姜夔随之顿入贫病无所依的境地，晚年旅食于浙东、嘉兴、扬州一带。

三 张炎与姜夔：“家白石而户玉田”的盛况

宋元之际的词人张炎(字叔夏，号玉田)，与张镃、姜夔还有无锡，皆有渊源。

张炎的祖父张濡，是张镃之子。张濡在南宋末戍守临安北面门户独松关时，执杀蒙元使者，故在宋末元军合围临安时被“磔杀”，家产抄没。张濡有子张枢，父子俩皆能词、善音律；张炎就是张枢之子。张濡被杀，张炎一家遭遇灭顶之灾，并随着南宋的灭亡，一起顿入国破家亡的境地。从钟鸣鼎食到江湖飘零，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，写尽身世盛衰之感。

在张炎的词作中，颇可见其有较长时间在苏州、江阴、无锡、溧阳、宜

兴一带盘桓。《探春慢》小序中提到“己亥客阖间”，篝灯孤影，悲从中来：“投老情怀，薄游滋味，消得几多凄楚”。“己亥”为元大德三年(1299)，张炎此时已五十出头，故称自己“投老情怀”；客居吴中，在江边“听雁听风雨”，几多身世飘零之感。《瑶台聚八仙》序中提到“菊日寓义兴”；《霜叶飞》记“毗陵客中闻老伎歌”；《木兰花慢》题云：“舟中有怀陆起潜皆山楼昔游”等等。张炎写江阴“皆山楼”风景时，都会提及此楼正遥遥对惠山，惠峰伫立，宛在眼前。《风入松·酌惠山水》写：“今朝忽上龙峰顶，却原来、有此甘泉。洗却平生尘土，慵游万里山川。”“著我白云

堆里，安知不是神仙。”

据清代秦瀛《梁溪杂咏》诗下小注所云，张俊墓在“元初为杨璉真珈所发，今翁仲尚存”。则当张炎在太湖边经过时，其家祖坟祠庙已一片狼藉。

张炎与姜夔未曾谋面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姜夔的崇拜，他在《词源》里对姜夔词推崇备至：“不惟清空，又且骚雅，读之使人神观飞越。”张炎的词法和词风皆可接武姜夔，居然后劲；而后半生身世飘零，更一似姜夔：“本投所贤，贤者贫；依所知，知者死。”(戴表元《送张叔夏西游序》)聊可慰怀的，是在清初的浙西，形成“家白石而户玉田”的盛况。